

必街堂的兄弟們：

甫踏進二〇一〇年的一月，城中社會鬧哄哄的數起社會行動，大眾開始重新認識社會中正在崛起的「新生代：八十後」。元旦日遊行過後，中聯辦門外有「八十後」的示威者與警方發生肢體衝突；立法會財委會表決高鐵撥款，不少「八十後」紛紛以各種不同的形式（五區苦行、嘉年華、和平抗爭、甚且圍堵立法會以致最後的衝擊收場）表達對高鐵撥款的反對；不少「八十後」更積極參與爭取立法會議席早日達到普選目標的抗爭，成為支持激進泛民路線的「五區公投」的鼓動力量。

「八十後」乃源起於內地的名辭，泛指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，在內地「一孩政策」的環境下成長，「嬌生慣養」乃其背後的「潛台語」。在「八十後」的問題備受社會輿論關注以後，初期大部份就此議題的討論，多集中於以單一的「經濟主導」作為主調，研判這新生代（呂大樂稱之為「第四代」）產生困局的成因。一月四日香港《明報》曾以大篇章專題報導：「八十年代」普遍面對「學歷增收入跌」的困局，以社會階級流動的失效（年青人無法上位、收入沒保障）去定性「八十後」因為沒能面對「職場輸家」的挫折，遂轉以越軌和出位行徑宣示其「不快樂的情緒」。學者呂大樂的著述《四代香港人》更以「第二代嬰兒潮」（即「五十後」）對比「八十後」的際遇，認為「第二代的嬰兒潮（五十後）」不若其前人（「第一代」）一般，給予「第三、第四代」自由空間發展，反為對他們有更多要求（忘記自己也曾這樣年青過），故未能為下一代提供開放、公平的環境，導致「第四代」從開始便成輸家。

近日閱讀基督教的《時代論壇》，看到一篇題為《嬰兒潮與八十後的世代戰》，作者趙崇明以“八十後新世代抗衡嬰兒潮一代中產的意識形態之戰”去概論整件事。他論述「八十後」以環境保護來反對「嬰兒潮」的純經濟發展主義、以保育土地和保衛家園來反抗「嬰兒潮」啟動的城市堆土機；前者抗議後者的務實主義、利己的個人主義、政治冷感、過度融入一國而忽略本土意識、僵化的政治體制、工具理性的功能與冷漠、過度崇拜秩序與計劃、唯我獨尊和對建制權威的依附等。在經歷一段時間的沉澱後，這議題的討論開始由「經濟主導」轉向兩個世代的「文化論爭」（甚且有以「論戰」名辭冠之），認為整個現象委實呈現兩個「世代」的斷層存在：即兩代間各有不同主導的價值觀、期望和思維方式等。一月八日香港的《明報》，亦以「認識『80後』不能靠舊思維」為題，去提醒香港的社會以致特區政府，應以新思維模式去認識、了解和迎接這新生的一

代，不宜過份草率地用「激進」去標籤「八十後」，或單純以「經濟主導」的詮釋去簡化或解釋他們的行為，倒應以正確的向度解讀這現象的成因（如互聯網的出現及其建立的價值模式），和了解並尊重年青人的聲音。另一學者沈旭輝就其前輩呂大樂以為部份「八十後」在反高鐵行動中有過激行為（內容詳見《信報》發表的「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」文章），撰文批評仍有不少人（包括特區政府）繼續持守舊有的思維、舊有的研究框架和舊有的人物去閱讀新世界，錯誤地以固有的社會規範建構，和已過時的民主化理論和過程（忽略了香港公民社會的建立、或網絡的動員等多元的「民主中介體」的存在），並忘記了互聯網已發展成為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、建立新的價值模式。沈旭輝提醒：若還透過不及時宜的方法論去研判「第四代」，不可避免勢將導致不必要的二元對立的結論。

「教會更新運動」總幹事胡志偉牧師，近日發表「教會對『八十後』的思考」文章，提醒香港教會亦必須要轉換思維方式去面對教會中這新生代（“『五十代』能放下身段，不是站在權力高位，來看待對方為心智未成熟、視之為未能上位而憤憤不平，搞搞震的青少年...”）。胡牧師提及現時教會呈現的生態現象，現有的「八十後」已「被馴化掉」，變成被動的一群，聲音不多；或呈現「人格分裂」，教會內表面馴化，教會外卻又另一模樣；或已「離家出走」保持既有信仰但不容於教會。胡牧師提出數點具價值的提醒，包括：教會錯誤地以為能為「八十後」提供青少年崇拜或歷奇活動，即滿足了青少年的需要，但有可能適得其反，應知道「八十後」關注的，是期望教會能為公義、保育、文化藝術、貧窮、弱勢群體等社會議題提供信仰上的答案。另外，「八十後」的文化特色是強烈的獨立感、情感與理性開放、高度包容性、能自由與強烈表達自己、創新、早熟、玩樂、探究精神、即時感、敏感、驗證與信任，因此「八十後」喜歡邊工作邊玩樂的「協作」，喜歡「即興發揮」與「彈性計劃」，這在「五十後」的教會領袖眼中，可能視之為「不知所謂」；具包容性和自由選擇是「八十後」的核心價值，對某些大是大非的道德議題，「八十後」未必不能認同，卻重視我們凡事訴諸真理時的用語、態度和語調。「八十後」基本上對「建制」與「權勢」投不信任票，不輕信「權威」言論，凡事都要由己出發，發掘真理，不會偏聽一家之言，會自行透過網絡或網絡社群了解全貌。教會必須要教導真理，但「道」亦可以經過「再呈現」，必須輔以實際經歷「八十後」方能聽得明白。

我們必須為這新生代的「八十後」而感恩。他們不只追求個人利益，關心社會，關注民生疾苦、保育環境、憐恤弱勢社群、聲討貧富不均現象、

嚮往自由、法治、人權等核心價值；敢於表達自己、爭取言論空間；不滿僵化的制度與極權的官僚，反抗虛偽、謊言、假大空式的說話；厭惡社會上存有特權的階級、憎惡獨佔最大利益的商賈。盼望這新生代的「八十後」能為我們這日趨公利市儈的香港社會，注入清新的原素，重塑崇尚個人理想的健康社會；更驅使香港的教會，越發彰顯上主對社會、對鄰舍的公義與慈愛。我們也要為這新生代的「八十後」的弱點代求，這些年青人大多是「情緒商數」偏低、自我紀律薄弱、欠缺同時兼顧多於一項工作的能耐、獨立處理問題的能力不足、經常對週遭環境或現實不滿、常發牢騷、凡事缺乏週詳計劃和失去持之以恆的忍耐及毅力。這與香港人熟悉的獅子山下的精神背道。教會的未來，勢將被這新生代承繼下去，盼教會中不同的年代懂得如何蓋建有效的溝通與對話的空間、平台，致使不同世代的「文化論爭」（或「論戰」）不會在教會中得萌芽發展，更可讓教會中的「八十後」真箇能如胡志偉牧師所言，可在教會中「隨意問、認真想、創意做」，使「八十後」成為香港教會向前發展的「新生力量」。

您的同工：王牧暨其他教牧及幹職同工

主曆一〇年二月七日